



キッドナップ・ツアー

我被爸爸绑架了

[日本] 角田光代 著

龚群 译

キッドナップ・ツアー

我被爸爸绑架了

[日本] 角田光代 著

龚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被爸爸绑架了/(日)角田光代著;龚群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47-7539-7

I. ①我… II. ①角… ②龚… III. ①中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1628号

KIDNAP TOUR by Mitsuyo Kakuta

Copyright © 1998, 2003 by Mitsuyo Kakut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Rironsha Corporation

Secon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03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7-230 号

我被爸爸绑架了[日本]角田光代/著 龚群/译

责任编辑 李浩瑜

插图作者 邹嘉

责任印制 董虎

原文出版 新潮社, 200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635毫米 1/16

印张 11.25

插页 2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7539-7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绑架中的双重救赎

◎南桥

“暑假的第一天，我被绑架了。”《我被爸爸绑架了》一书就是这样开始的。“绑架犯”是叙述者小春的爸爸。小春已经很久没见过爸爸了，妈妈用各种谎言掩饰夫妻已经分开的现实。“只有每天见面的人才谈得上‘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喜不喜欢爸爸。”而到了故事的最后，爸爸“在我眼里却不可思议地散发出光芒，仿佛被金色胶囊包裹着”。这是一个有关成长和亲子关系的故事，作者为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角田光代。此书曾获日本路旁之石文学奖、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后获得台湾地区《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能得到这样的认可，是因此书出色地描述了一个既独特又普遍的成长故事。

成长是写不完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唯一值得书写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慢动作的蜕变，脱离上一

辈的影响，成为独立的人。不管我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都会发生。其过程并不全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简单。幸福的家庭会产生不幸的孩子，不幸的家庭也会育成快乐而成功的孩子。这正是人生的复杂与诡异之处。

此书描述的是一个破裂家庭的成长。一个孩子，在其人生的开端，抓了一手烂牌，还得继续打下去。到后来，要么和父母断裂关系，要么和父母达成默契。孩子要在与对方和解或独自和解之间选择，有时候这双重和解同时发生。奥斯卡·王尔德曾称：“孩子开始爱父母，长大以后论断父母；有时候会原谅父母。”小说中的小春，最后理解了父亲，与之和解，甚至说希望有更多的“绑架”。孩子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从舒适区里走了出来，开阔了生活的境界，可以说这绑架带来的是双重的救赎。

破裂的家庭里，亲子关系更为微妙。家庭破裂，会让所有人成为受害者，孩子所受伤害通常最大。父母亲也都是有局限的人，在对峙中，有时候会忘掉孩子是二人爱的结晶，是共同培育与关爱的对象，不是一方的财物。分手后，孩子或许由一方抚养。这种情形下，若处理不善——如夫妻沟通不流畅，拿孩子当信使探听消息，或是教唆孩子仇恨对方——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更大的伤害。孩子懵懵懂懂，慢慢去悟出成人世界的丑陋，尚留几分幻想，或

许还好一些。如果懂事太早，担负与童年所需不相称的情感和心理负担，虽是迫不得已的后果，不是任何人故意为之，但对孩子很不公平。

孩子在父母之间的为难，通常是父母双方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差异太大。绑架之后，爸爸第一个想到的是问：“小春想去哪里？山上？海边？温泉？牧场？”而小春长时间和妈妈、两个姨妈和外婆等女性在一起，想到的是去大型商场玛克和斯班塞。夫妻双方都很穷，两个人合伙过日子，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分手了，同样收入要支撑两个家庭，穷困自然接踵而至。妈妈的价值观被物欲绑架，期盼很多东西，但买不起。孩子有很多盼望，到了爸爸这里也无法实现。爸爸也很穷，住到有露天浴室的旅馆，看到露天浴室和桑拿，他“兴奋得像个孩子”。

面临同样的现实，我们的取舍显出了做人的高低。这个爸爸并没有在窘迫现实前自惭形秽，他关注的是如何让孩子学习面对。“你们总以为到处都有出租车，到处都有餐厅，相信自己无能为力时马上会有人出手相救，饿了总会有饭吃，喉咙渴了去找自动售货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从自己的背景出发，给了女儿新鲜而有益的启迪：“你要记住，也会有这样的事。没有出租车，不能坐在有空调的餐厅里等上菜，也不能想回头就回头，只能一直向前走。”

在外人的眼里，这样一个落魄的父亲或许不负责任。小说让我们看到这种论断的粗暴。我们看到了他的困难和纠结，他的挣扎和努力。他带给女儿的人生财富，或许比其他“拼爹”家庭中孩子的所得更多：“但凡有什么没有顺从你的心意，你就怪别人，小春你的一切有可能会变得不如意。”

他也充满想象力。他的想象力，以及背后的创意，让生活出现新的排列组合，现实因此容易承受，甚至值得享受。父女两人躺在“果冻般柔软”的温暖海水里，在无边的幽暗之中，看着天上的星星。他们跑到庙宇里去住宿，听驼背老奶奶讲鬼故事。这样的经历，对于未来就是说不尽的回忆，有几个“正常”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呢？

说到这里，或许我应该自我纠正一下：没有一个家庭是“正常”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小春的外婆家貌似幸福，但姨妈裕子，得到的关爱比较少，心里面就裹着忧伤。即便相对“正常”的家庭，对孩子有时也是披着糖衣的诅咒。“外婆家完全没有这样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乐意去那里。大人们常常聚在客厅里专注于自己的闲谈，我被扔在一旁，可是我并不为此苦恼。”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妈妈，没有经过摔打，她的爱是浅薄的。她对孩子只知说教，不懂去主动理解。“至少我希望妈妈这样问我，小春，现在

开心吗？在哪里？过得好吗？不要紧吧？每个问题后都加一句“开心吗？”这位母亲爱孩子，但跨不出自己的局限，无法“穿越”到孩子的视角，按照孩子的方式去关心他们。从前她的父母也只是发自本能地去爱，没有培育爱的能力。科伦·麦凯恩所著《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里，格洛丽亚回忆自己父母相亲相爱，自己婚姻却屡屡失败的时候曾称：“我过去总想，父母相亲相爱，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很难的事，很难超出这一层爱之茧，因为有时候，处在这样的爱之下实在感到舒适，你都懒得去培育自己的爱了。”

反过来，书中的爸爸老家很复杂很乱，亲戚很多，爸爸“经常和他的爸爸吵架，嗓门很大，还相互扔东西……总之，爸爸的老家是个地狱。我从心底里恨自己是个孩子，因为我不得不待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有趣的是，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爸爸心地善良，更有同理心。厄普代克曾称，在复杂大家庭长大的人，往往心智更成熟，更能成熟地应对世事。厄普代克来自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他的家如美国的横断面。世间好多问题和应对的方式，提前在大家庭里预演过，孩子未必都能理解，也没有必要完全理解，但是这样的家庭，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原型”，给孩子日后人生的闯荡埋下了伏笔。

破裂的家庭，也不应成为一个人自暴自弃的理由。蚌

泪为珠，人可以把成长中的不幸，化作人生的财富。没有人希望体验这痛苦的过程，但“心想事成”的生活，终究是邮件里的祝福。环境顺风顺水，也不值得一个人去夸口。人生有无光荣，在于我们从各自的起点上，向前迈进了多少。这涉及到我们各自经营生活和自我提升的能力。这样的成长，是个人的事，但也离不开大人的帮助和引领。大人自己有时候纠结在自己的矛盾里，忘了孩子的需要，如对爱和关注的渴求。和其他孩子一样，小春不惜代价地追求爱和关注，爬山的时候她要小脾气，故意拉在后面不走：“如果在这里遭遇不幸被毒虫和蛇咬了，被熊和狼吃了而丢了小命，爸爸一定会深刻反省吧。反省口不择言激怒我又扔下我，反省绑架了我。这样一来，爸爸这一辈子就算爱上了妈妈以外的人，就算有了很多比我可爱的孩子，也不会忘记我吧。”这样童真的叙述，让人读之动容。

《我被爸爸绑架了》以平淡的文字，让我们反思成长的烦恼和几代人的关系。书里的故事，抵得上汗牛充栋的道理。这是一本温情的小书。书里虽矛盾重重，但找不到什么刻意的“坏人”。妈妈和爸爸之间时有冲突，但妈妈对孩子、对爸爸的关切溢于言表。爸爸即便离开了妈妈，但是和孩子在一起商量点菜的时候，想的都是妈妈过去做的肉糜卷、炸肉饼、夏天的冷馄饨和特制奶汁烤泡菜。

这本书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启迪我们思考家庭关系这个永恒话题。人和人的沟通和理解是困难的，是需要一辈子去琢磨的事。同样环境下长大的兄妹，也会冲突不断，何况陌生人结成的夫妻。即便亲如父女者，如果不去经营好关系，也只能产生深深的隔阂。如何带着差异相处，如何让孩子合理应对，这是一门技艺，需要花心思长期打磨。在心理学发达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很多这样的矛盾冲突，被心理学家用清晰的文字表述出来。心理顾问和各种专业人士，帮助孩子甚至大人应对不同情境下的关系问题。东方人在这方面比较含蓄，很多事情说得没有那么透。而成长中面临的问题是互通的，同样需要应对的方法。

这本书写的是一次奇异的绑架之旅，情节并无多少起伏跌宕，风格平淡，但是值得一再回味。书中最戏剧化的场面，不过是小春报警，爸爸被警察抓了起来。惊慌之中，爸爸叫警察验血，鉴定DNA，其状诙谐。这个可怜的“绑架犯”被释放后，不责怪假报案的女儿，而是懊恼没有吃到电视里说的警察局问讯室的炸猪排饭。

小说触及到了成长中的很多道理，语言充满诗意，如“飘浮在繁星之间的我们，在认识之前，既不是父女、母女，也不是兄弟姐妹，甚至互不相识，只是被分开的一群人，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轻轻飘浮在夜空中。”关于道理的

部分，通常是点到为止，如海明威说的冰山那样，小说只写水面之上的部分，甚至只是从小春一人的视角来写。

但这是很必要的视角。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停下来，俯下身子，去听听孩子们在说什么，去问问他们想什么呢？



暑假的第一天，我被绑架了。

我没有任何计划，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躺在家里看到电视广告里的新品冰淇淋似乎很好吃，就出门打算去买。拐过冈田牙科医院的转角，看到了对面的 7-11 便利店。就在这个时候，后面开过来一辆车，在我的身边放慢速度后停在了前面。驾驶座旁的车窗打开，一个男人从里面探出头来：“小妹妹，坐车吗？”

他这样招呼着。我看着这个男人，慢吞吞地走到车边，拉开了副驾驶座的门。车里凉爽宜人，买不买冰淇淋已经无所谓了。

“你长高了，小春。”驾驶座上的男人说。绑架犯知

道我的名字呢。

“是吗？”我也认识这个男人。因为这个戴着一副硕大墨镜的男人，就是我的爸爸。

“这辆车是怎么回事？”我问。爸爸的车经过 7-11，沿着两边绿树成荫的住宅街道往前开。明亮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几乎刺痛了双眼。

“啊，这个，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我最喜欢坐车了。可惜妈妈没有驾驶执照。上次我坐了小百合爸爸开的车。对了，小百合是班上的同学，长得很漂亮，我坐了她家的车真开心。喂，我想去家庭餐馆。”

我叽呱个没完。每次都是这样，我只要一紧张，话就涌上喉咙停不下来。紧张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爸爸了。

“在家庭餐馆能吃到很多东西，附近开了一家，就在大街上，大家一起去吃过一次。啊，大家就是妈妈和她的几个妹妹。你知道的，就是亚纱子阿姨和裕子阿姨。可是走路去那种地方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别人都是开车去的。”

“听好了，”前面正好是个红灯，爸爸停下车看着我，说，“我要绑架你，你暂时回不了家，做好心理准备哦。”

“嗯，好。”我前后左右打量着车内，漫不经心地回答。后视镜旁挂着几个颜色搭配俗气的护身符，仪表盘上贴着一张吐着舌头的小熊图案。这辆车是从谁那里弄来的呢？

“反正今天开始放暑假，我也没事做。”

“那你就乖乖被我绑架，对吧？”爸爸问我。

“嗯，我尽量乖乖地被你绑架。”

听到我的回答，爸爸咧嘴笑了。

爸爸总是喜欢这样开玩笑，即使是应该严肃的时候，也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妈妈吃了贝类海鲜肚子痛，频繁地往卫生间跑，爸爸却胡说什么“真是可喜可贺，小春要有弟弟妹妹了，可是爸爸却什么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孩子”，直到把妈妈气哭。他还把没熄灭的烟头扔进垃圾桶，害得家里满是烟雾，他却开心地直嚷嚷说“舞台烟雾”，还把妈妈的围巾裹在身上模仿时装表演，妈妈气得两天没和他说话。

爸爸明知道后果严重却屡教不改。惹毛了妈妈的爸

爸实在可怜，我决定陪在爸爸身边，管他有没有意思。我已经关了电视机的总开关和空调，妈妈肯定很快就会回家，晚一点回去应该没关系。我暗自寻思。

穿过林荫道，看到了车站前的环岛，高中生在那里哄闹着。爸爸的车开过车站，沿着铁路往前行驶，熟悉的风景不断被甩在车后。

“小春，吃了午饭吗？”

“没有，所以你带我去家庭餐馆嘛。”

“好，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每天都吃好吃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爸爸大声回答。

我靠在座椅上，瞥了一眼爸爸的侧脸。我并没有长高，如果仅仅两个月就能长高，我就不用总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用手叉着腰，而是可以站在队伍后面模仿前面同学的动作。爸爸这样说肯定是因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就像我其实不饿，却说想去家庭餐馆一样。

我好久没见过爸爸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梅雨季节还没有开始。可就算是在那之前，我也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在家，哪怕在家也是我睡着以后才回来的。我醒来时，爸爸要么早就出门了要么还在睡觉。从去年开始，我怀

疑爸爸也许根本没有回家。晚上和妈妈坐在饭桌边，我说：“爸爸回家真晚啊。”妈妈只回答一句“他很忙”；早上看不到爸爸，我问：“爸爸呢？”妈妈的回答是“他已经出门了”。爸爸又不是圣诞老人，却每天在我睡觉后进来，在我起床前离开，真是匪夷所思。

因此有时候在星期天的早上，下楼突然看见身穿睡衣的爸爸，我惊讶得简直要跳起来。甚至，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我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眼睛该看哪里。我逐渐意识到，只有每天见面的人才谈得上“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喜不喜欢爸爸。

就这样，两个月前，爸爸真的再也没有回来了。早上、晚上、星期天，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爸爸的身影，妈妈告诉我爸爸工作太忙，所以在外面租了一间工作室，还给我一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条，让我有话想说的时候打电话给爸爸。我当然没有打过电话，三分之一的原因是怕麻烦，还有三分之一是觉得害怕，最后三分之一是因为没有特别想说的话。我把那张写了八位数电话号码的纸条塞进了桌子的抽屉里。

虽然爸爸不在了，家里并没什么变化。这样说感觉

爸爸好可怜，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毕竟在这之前爸爸也很少在家，我对爸爸谈不上喜欢或是讨厌。

说起变化，倒是妈妈的工作比以前更忙了，还有就是家里比以前热闹多了。自从爸爸不再回来，妈妈的妹妹亚纱子（三十一岁，独身，绘画老师）常常来家里，妈妈的妈妈，也就是外婆也经常来玩，妈妈的另一个妹妹裕子（二十九岁，独身，无固定职业）偶尔也会来。妈妈工作到很晚回家时，肯定有其中的一人在家，或者三个人都在。

裕子特别喜欢搞活动，随便一件小事她都能搞成一个活动。比如说观影会，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在地板上摆放大家喜欢的饮料和零食，大家一起看录像。虽然规定看录像时不准说话的是裕子，可是每次就她话最多，说“这个家伙肯定是凶手”、“这个男人长得不错，屁股却不漂亮”等等。还有时装表演和模仿秀，亚纱子尤其擅长模仿，她能模仿很多人，我甚至想她不应该做绘画老师，而应改行表演模仿秀。

所以，我有时候几乎忘记了爸爸的存在，忘记了我曾经有过爸爸，忘记了爸爸是怎样开玩笑，妈妈是怎样